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二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丁亥　成化三年

二月國子祭酒邢讓請鐫欽降監規于石樹本監中永為遵守從之

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入內閣辦事○召巡撫宜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為禮部右侍郎○召羅倫還復為翰林院修撰尋以疾辭歸○貴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瑾為總兵官陞兵部左侍郎程信為兵部尚書提督軍務發川廣雲貴番

滇兵討平之

先是山都掌蠻叛亂鎮守將不相上下兵久無功朝議遣風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阻合江上九縣乃進信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兵討之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鵝池河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與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震援下擂石如雨我帥發砲落勁弩賊却扳崖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躡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賊勢散不支遂破諸賊寨斬首五千俘二千餘賊復走入大井水窖二洞洞窟內險不可入望洞圍守月餘賊乏發書允姓土舍招賊來降附據剿又大捷斬俘滿箐緣渡船鋪搜諸蠻分山都掌故地議令寧芒部改大壩為太平后設長官司轄蠻者於功取人埋事耶

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監例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勳勞于國出自特恩錄

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

按明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一人以世其祿、事載于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廕敘、正一品子、于正五品敘、比從一品子、于從五品敘用、二品以下、以是為差、後乃漸為限制、惟三品以上、及歿王事者、乃得錄廕子、是我 朝任子、無從前代之濫矣、然國初必須試經書、通大義、然後授以職事、其有不通者、送國學肄業、悠悠濟而無濫進、日則世祿父任台崇、或甚然科俯得京職、其賤卑更自有所不論矣。

封

周太后弟周壽慶雲伯、周彧長寧伯、並歲祿一千石、尋加世襲、壽進爵為侯、壽子瑺、瑾、璜、瑛、彧子瑭、瑨、皆授錦衣衛指揮、既而慶雲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為庄田、

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况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慾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仍于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勑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　上嘉納之

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參將湯胤勣力戰死之○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王翺以疾致仕卒是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

按翺爲人剛方嚴毅清約儉純第宅三十餘年不改于舊公餘退食翛然書房門無私謁撫夢囑托疏而拒之故人長而不怨遽賣發故無復度干恩澤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私恩讐之地耶

八月、英宗皇帝實錄成、

九月、虜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歿死之、徙縣于固原、

十月、命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督兵討建州女直破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　召李秉還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十一月、謫翰林編修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潭縣檢討莊㫤爲桂陽州判官尋改懋仲昭爲大理寺評事、

按泉為行人司司副。先是有旨翰林諸臣分題預作鰲山煙火詩，為明年上元賞玩，懋與仲昭、泉同疏上言：「頃因災異，敕諭群臣同加修省。今日之事，或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烟火為樂哉？近虜毛里孩犯河套，陝西所宜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荐饑式寧疑所需求易悉無，宜將留大之事一切停止，不使傳於耳目，若於此類誤為文王之靈，民加隱為大年之間善，若決江河者，此凡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息，災異消，百姓安，奉養兩宮其樂豈言大于此哉。」懋等坐奏入，作旨廷杖之，並謫外任。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所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以慰人心，以息物議。遂改懋等南京。先是羅倫亦召復南京翰林院修撰，時稱翰林四諫。

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

按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後始以龍旗下三千所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鎗火器之法，立神機營，是為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銃焉。駕親征

則大營為中營，於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皆不得出圍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營急調用，是為團營。天順初罷，立，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至是復置，揀選三大營精兵，分為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申威、揚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選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兒，專隨營造差操等。所其十二團營，皆以京營、錦衣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班兵，共二十五萬貫之，分為春秋二班，開營聽征，其餘營制度之大略也。

下刑部郎中彭韶獄，既而釋之。外戚周彧與真定武強縣民爭田，詔擇公正法司官往勘量之。部推韶往。韶至田所，履視周匝，徑歸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民頻年出賦以急公上，旱則資汗下

以補高餽涼則資高仰以補汙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疏上，下詔錦衣衛獄。俱係在之部具 科道交章救之，得釋。先是部以論都御史張岐倖進事，下獄，尋宥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一時。韶，福建莆田人。

按嘉靖初給事中夏原言、御史樊繼祖查勘莊田疏謂：有太祖高皇帝立國，檢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具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盡力耕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土地平夷曠衍，中間大半瀉鹵瘠沙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卑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有淹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祖宗列聖深有見于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辦納差稅，不致窮窘。

安食天州送三以衣，僅給朝廷之用，不知[illegible]若劉[illegible]不

郡縣喫緊處，[illegible]民[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

州縣人民春開田墾[illegible]象[illegible]爲無糧地上一頃[illegible]

古出是莊田皆[illegible]小民困於[illegible]瘠，月[illegible]于木[illegible]

勳戚[illegible]之[illegible]一[illegible]於[illegible]勢[illegible]行[illegible]何所[illegible]

[illegible]用[illegible]先[illegible]依[illegible]從[illegible]於[illegible]因[illegible]

朝[illegible]若[illegible]韓[illegible]無[illegible]定以致[illegible]者

起而為盜賊，禁[illegible]于滑家，其為害有不可勝言

者，王氏鏊曰，井田之法，後世不復行，大江南信不可行

矣，北方平原沃野千里，[illegible]不起科，使勢要得占為

莊田，於此略倣井田之法，為溝洫畝

澮，公私有秀，旱潦亦備，不亦為[illegible]乎。

擢山東左布政使，彭韶為工部右侍郎，遂改右副都御史

巡撫遼東、

韶東莞人，景泰中，奉勅修理張秋決堤，有功，遷大理寺

丞，尋轉右僉都御史，提督紫荊等關，天順改元，以忤權

貴左遷[illegible]知府，民苦飢，發倉賑之，或謂當上聞，不

凡得罪，韶曰，待請而發，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

不以活萬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踰月而倉復盈。先是，郡官出糴貸，揭者多流徙逋負，請計私起耗減，重增，輕民便之。又因暇祭白馬關，鹵壓不入，復良田若干頃。一郡賴其利。尤爲清議，山東布政使，遂再轉副都御史。

按　邇來鄉官多久任，近日則官遷如傳舍，超自請籍者，尤速。歲數遷，有遷數一歲數遷，或爲未振任，即遷者有矣。若此徒遷遠之，欲進之，附勢者，即利附之營求。歐陽永叔詩云：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詞斯言也，古今同病。

荆門州訓導高瑤，請復景泰廟號。禮部等衙門會議云：郕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下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具言景泰一時君臣之失，而責瑤之妄，事遂寢。

按　今曰成化十[illegible]年。八月[illegible]　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景泰又[illegible]　陛下[illegible]元景泰[illegible]　陛下[illegible]

于在前。郕王立帝位在後。非彼有嫌。至天順元年正月
先帝復位。欽遵 聖烈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爲
郕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廷建
言。乃欲加郕王尊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與時居
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皆未幾月。群臣又立親王爲天
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太子。將何爲哉。若曰少國疑。時
方多事。洵成天之所繫。只貴有功之叙。父何不逆取天
位。若曰神器久虚。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將召諸王因之
褻親。何不共分御宇哉。 先帝明於日月。此事處置已
久。人心已定。今若聽紛議尚遠之言。一加郕王號。必將
祭告太廟。改□□□□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潛啓梓
宮。改造山陵。□□□□□陵之典。必并追崇皇太后皇
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凡高穀輩此
言。諡 先帝於不測時 陛下于不孝。昔魯隱公內不
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而立之。是爭
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公即位。正大
倫也。郕王之即位。內承國于何君。上稟命于何主。故昌
邑王既廢。求賢復爲漢某帝。更始既廢。求開復爲漢某
王。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言順。誰得私議。郕王乃殛
廢之。易以已子。至使 先帝久遣幽閉。此非郕王所自

爲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密運姦謀。從䢖
爲之也。至于入順元年。鄭王有疾。陳循自合迎請　先
帝復位。却乃[illegible]結群臣。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
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
先帝終無出路。則迎駕者。又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盈
志滿。驕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是故商輅等輩。于元年
者。肯與迎[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嚴刑峻法。誅之于後。來者亦有其繇
務之罪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初。有罪群邪。爽心快憤。久見
取同商輅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希求
進用。彼小人者俱欲尊[illegible][illegible]顯貽患。臣謂商輅此舉。非
欲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選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之
者。不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請。　先帝之明。使後
世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隱忍曲從。而煩陛下之
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失。殷不介意。但不必行

御史陳選。督學南畿、

選充[illegible]按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至是以身不範。當得古昔動
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學宮。今歲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生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巡行不[illegible]府宮[illegible]下
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率之。已除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星漢洋洋異甚也光夜入翰苑燈燭如白晝伊吾之聲洶
然選時以二甲登前導者勸之乃十士爭奮前後三年章縫
士未嘗見其後色之語僕隸之感即與語不能休敬禮
生一本于理學士氣為然時臣雖居喪英中猶勞崇飾
聞選至戒其下悉屏
僕衛其風節如此

戊子成化四年

二月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馬草○改府
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為兵部員外郎

按冕故兵部尚書謙之子以父功陞武職天順初謙
殁冕戍邊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　上從之

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眾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朝廷
差官校逮繫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傑等俱赴京師下獄

按四初名俊因初戍元平涼萬戶把丹率眾歸附其部落散處開
城等縣以畜牧射獵為生天順末虜酋孛來毛里孩內

侵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北從意，乘時劫掠。鎮
守陜西建事覺，上司捕之急，會參將都指揮劉清、守備指
揮馮傑復逼索各土達賄物，各土達怨之，滿四遂糾衆
反，攻不城。不城者，四面俱山，崖壁高數千仞，西山頂平，
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陜西鎮巡遣都指
揮邢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邢端
遁歸，官軍大潰，遂逼慶陽。事聞，朝廷命陜西巡撫都
御史陳介、總兵寧遠伯任壽、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延
綏都御史王鋭、參將胡愷各統所部會討之。寧夏兵先
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至，麾兵直趨不城，軍
士分匠饑渴，爲賊所襲，官軍逆
陣死者數千人，賊勢益猖獗。

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皇太后，上嫡母也。司禮監
傳旨，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
一定之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葬裕陵，神主當祔廟。
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不可。慈

[illegible]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別葬彭時曰太后作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內臣不以為然彭時詣同列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　上有失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而議　上曰慈懿太后當如何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　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　周太后有礙故令爾等合議務要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于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　聖

毋心亦豈得爲孝乎彭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
心爲心　先帝待　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
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　周太后也
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
本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勸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頷之
即日晚時等具疏進備言祔葬祔廟所以體　先皇篤夫
婦之懿耶　今上全子毋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夫有
出妻之禮子無弃毋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
世譏議辭甚懇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
尚未允仍欲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夔帥百官伏文華門

號哭不起聲聞于內。上感動　母后亦悟即傳旨宣諭曰卿等昨者會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合祔陵廟固朕素志但　聖母有礙事有相妨未即俞允朕心終不自安再三據禮祈請。　聖慈開諭特賜允諾卿等其如前議施行勿有所疑故諭百官聞命懽呼之聲動地。

按此未禮貲矣而今上獨能特籌測禮之加而　憲皇也全孝道之矣亦不可深也皆可爲萬世法矣。

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幷山塘屯田秋糧子粒

七月上　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謚曰孝莊皇后

八月以都督同知劉玉爲總兵官督京營官軍五萬討滿

四以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為監督復以
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九月慧星見掃三台彭時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　上優
詔答之

先是　英廟令宮人萬氏侍　上于東宮司盥櫛稍習
善媚及　上登極冊為貴妃專寵居昭德宮太監段英
掌其宮事父貴為都[illegible]兄[illegible]以[illegible]授都督同知
兄通亦為錦衣衛都指揮[illegible]皆授官[illegible]
通妻王氏出入掖庭[illegible]為[illegible]宗[illegible]劉吉皆附
之安陰使人結[illegible]之[illegible]來于家[illegible]進[illegible]起其門彭
時因慧見[illegible]不允[illegible]修省[illegible]外廷人[illegible]所當
先而宮中[illegible]年[illegible]無[illegible]雖
有所生亦不[illegible]多[illegible]宮[illegible]多[illegible]生于
亦衆[illegible]年無一生[illegible]
生者之[illegible]分均[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為宗社大[illegible]人心[illegible]息矣人[illegible]

言之者能
盡[illegible]之者
[illegible]容

熱時八月寒熱而寒燠失宜 明專異漢末 上嘉納之

刑部郎中彭韶陳弊政戰言未終者四事不報一曰正家之法二曰馭官之術三曰持儉之德四曰用人之道○給事中魏元等因災變條奏時事 上納之

奏略曰今春以來災異疊見泥日其星又見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洶懼可闕前之祥有竊天之與均不可得者而參贊者告聞 陛下近中宮或有求之者妖嬖當以為言 聞下謂中事販自去宮斯息願寵嬖并及半年而鄰德宮遲廢不減中宮不增宮墻戲深而視聽其迎禧席譙發可疑甚于昔 陛下宮有春秋而長宮尚處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又言民用日急竊恐日餘爭割流民所在切殺人心搖撼乞罷征斂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徒道於借待而不齎爵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出乘輿輦用金吾悉行裁革仍勅寺觀不賞得游走攢修齋又責養鑾儀現好太多或抑施經藏或

冀寫佛經或爲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
續取採辦悉宜停止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
置其餘所司
即擬行之

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陳破虜策沮于衆議

奏曰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
一有變驚擾我邊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驅我邊方幾
二三日糧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
也自恃兵衆所恃者強悍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驕勢不息
人馬疲勞二也其來遠涉飢困難繼火有一二百里者有
三五十里者或逐水草或居廬廬則分散三也爲今之計宜選
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號
將十人統之戰其賞罰嚴使人望已里後所在出其不
意或代夜行往襲其營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
破突厥於陰山或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闘方
略欲守則飭兵以防所患
文終毀大計時不能行
時應其言以成之請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
竟不行後爲復套之議矣[illegible]可耕之地略

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今次違不能及

十月、吏部九卿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入侍、聯名上表待罪、詔窮等常以勤政為言、及朕視午朝、邦又怠惰、既引咎、宥之、○進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仍舊、先是御史林誠因星變劾輅不職、因及景泰中易儲事、輅求退、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譴誠、輅奏言臣嘗勸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修撰羅倫等、皆復收用、今因論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上從之、乃釋誠、復其職、

十一月、劉玉、項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

時朝廷遣將出師、賊閉巢逃遁、保石城、官軍居固原、分兵為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毛

忠恃勇自領鋭卒登山卿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歿我軍遂退項忠即陣斬一千戶以徇衆乃稍定遠近聞毛忠敗益駭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疏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關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彗出西方中外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同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殆類此乃不俟援師至即以師絶其水草道於其傍近地賊夜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飢渴勢日益困　朝廷同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即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兵部懼賊乘屢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　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整軍裝待再有急報啓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　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日前者賊背山出攻城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困窮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殺項忠而罷戰不足憂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時廷臣群

然刚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尤彭時囿輕敵時曰數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宋循未信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窮水供乏人馬多死我軍固閉日窘出降者衆賊將有楊虎狸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爲謀主至是見勢不可存夜潛出詣軍門降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貴倖令其回寨擒滿四來獻虎狸許諾請誘彼出戰擒之遂遣虎狸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師誅之賊僅平而廷議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軍馬恐敵同舉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算之料敵明審鎮靖得捷云先是忠日攻堅下石城下督軍與戰先後二十餘陣賊失石如雨累不少退扶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爲所非心與論偉之技項襄毅坐困賊達之積不下于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之王議明執亦不愧魏相。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時奴達不診而與虜通兵誠可憂懼京軍雖往徒費餉給增煩擾動搖人心耳于事何益項彭二公之明識于是乎不可及矣。

十二月。定。簡。除。保。舉。官。員。例。

寰楓歲抄曰我 朝祖宗時君臣日夕相見其於用人尤謹每吏部員缺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𥙿傳奉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令口便到任所謂簡除者此義也宣德正統間三楊用事物方面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中間歸于吏部者無幾成化初有舉不當 上意者乃命吏部專行之是年又有言其非正體者 上命今後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闕朕自簡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為中官意也于是吏科給事中沈瓊等各題謂兩京四品以上官陛下既親簡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遇京堂官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若方面員缺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 上命吏部通查典故奏是吏部覆題以聞 上曰 祖宗舊規如此御史給事中乃不欲朕舉行何耶中間有情弊其究治之於是廷臣不敢復言與數月焉推者頗從輿論乃沿保舉之法而楊文貞之所見也然近日簡除權歸內閣吏部為聚誰求無拔背不過循資格耳

修復運河堤閘、

按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於奔牛呂城設為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蘇常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敝廢、以致水道淤淺、京口蘇從孟瀆出江、皆因道涉淮濟、舟多覆溺、且道益遠、而之出汲、式顧巴邪、近推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修築壩閘、至是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宥請如周忱舊式為之、

戶科給事中彭序上疏言十事、謂保邦之要、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以修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勵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諏治理、謹門禁以備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籍以均賦役、上命所司知之、○旌表上杭縣故民邵絡卿妻陳氏、弟縉綬妻黃氏貞節、

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遺二婦李梯時陳氏年三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穴聞為賊所執欲死之二婦紿曰幸存殘喘過河入人家可貨賊信從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挽兄行至漸路渡俱投水死越三日三尸浮出兄尚相抱人咸悲之

詔定中書舍人陞進分出身資格、

按我朝設中書舍人纂錄綸命書寫誥勅在朝為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為之陞擢亦異後來有由糊舊錄用者有由技術之恩眼勉者猥以白丁冒名清秩而名器幾濫矣至是黃賜以為言上命吏部遵永樂宣德例定陞進之路科甲出身者陞員外主事其他光祿寺署正署丞令

乙丑　成化五年

叅論平滿四功擢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太監劉祥旋加俸二十石餘陞賞有差罪失機等官寧遠伯任壽廣

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俱調戍兩廣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俱坐激變斬于市○吏部尚書李秉罷

秉剛介不阿嘗進者皆嫉之又以代下貪贓不稱職者由諸監生冗雜乃以身言書判四事課之四有三焉者爲上四有二焉者爲中四有一焉者冠帶回家人益怨焉大臣有忌之者[illegible]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鑑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慍直臣又見一帆歸之句天下傳誦

二月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二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請於此添設一衛所以扼其要衝從之○會試天下舉人命以太常寺卿兼侍讀

學士劉珝侍讀學士劉吉爲考試官取費誾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少詹事萬安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按安四川眉州人體貌魁頎眉目如刻畫外若寬恕而內深刻與同年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兄子永昌養以爲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內閣缺人議欲用泰泰讓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疾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嗜託貪黷爲事惡萬貴妃爲同宗多結與交爲內援朝士無附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拔之用之

滿四伏誅

興化知府岳正致仕

合觀古今治裝制勝有志者機其依而行之亦復何難

六月調吏部尚書崔恭于南京吏部以禮部尚書姚夔為吏部尚書

有旨召延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鎣為刑部左侍郎先是寧夏城皆土築鎣至始甃以磚導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寧夏地方多采桑所置降虜滿四之叛朝廷慮其為變鎣受密勑撫安之得無事。鎣松江人後至南京兵部尚書

霍韜奏議曰自陝西禁為邊牆崔為溝渠秦漢故迹修復焉邊牆外圍溝渠內深門資灌溉外禦戎虜全陝之利也楊一清曰漢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闢耕之三邊軍餉不煩輓運自然饒裕尤邊關曰黃河自陝州上至稜德泰初秋末者可行舟若沿河州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榆林其少蘇乎唐書曰唐高祖時突厥盜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

逷匈奴。今可用者乃使桑顯和整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御彼北土之有長河猶南方之有大江。所謂裁成輔相以致其用者。皆在乎人耳。

上復御經筵。視午朝。○給事中李森等言答奉 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强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弘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荷蒙 聖諭俞允。中外懽忻鼓舞。令錦衣衛帶俸指揮周彧、翊聖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土、今彧又求武强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谿壑之欲無厭。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何以為生。伏

塋特勅有司仍將二家之田地與民爲業、上以所言良
是待勘報區處。○侍講兼學士劉定之卒、
定之永新人正統丙辰會元文字遒勁斜谷揮毫蓮思捷不易輟或化列入秘閣所撰議稍出訓或山林自試一揮九朝傳誦演逸瑰推奔放變化不窮正景間上時政十事疏擬十事又請遣使迎駕辭淵法語耿耿節義不獨長于文已也卒年六十二、
九月、刑部郎中彭韶御史季琮下錦衣衛獄、初錦衣指揮
周彧奏請武強武邑二縣空閑田地事下戶部、主事戴玉
會巡按御史黎福按視、因據民田籍步之每畝百步之餘
皆沒入爲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或不滿復言於　上、改
命部暨琮覆按、部往、不復步田但言田皆貧民恒產、延於

京營之內不當動擾以失民心且自劾不能步田之罪請以田歸諸民因責部等邀名方命昧大體命錦衣衛逮治之、

十一月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為二以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為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餉今巡撫等官名位相頡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魯等所

薪　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

十二月禮部尚書鄒幹等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野人女直來朝人衆供給浩繁勑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許過五十人今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人等進貢者已踰千人宜勑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驗放仍勑通事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　贈故國子祭酒李時勉禮部左侍郎謚忠文

庚寅 成化六年

春以太監陳瑄總督兩廣起復韓雍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命平江伯陳銳挂征蠻將軍印鎮守兩

廣關督府於梧州，居中調度。其兩廣總兵巡撫俱兼贊事。

四月，以水災免直隸溧水、溧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糧稅。○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忠多發官廩，又設分勸法，得米十六萬石，銀布牛俱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

按京畿西北多高山大川，東濱海，沮洳之場也。每歲霖雨，輒泛溢為害。儻令准古，有轉移之策，焉畏具于役。嘉靖給事中秦鰲言：畿輔之地，南抵鄴州，北距慶雲，一帶州縣地廣人稀，生理寥少，然水深土厚，地方沃饒，乞選江浙之士為之長吏，使之設法江南作田，如法水耕，隨其高下，或鑿渠以蓄水，或築圩以環田，防乙做行古者孝弟力田之科，有能率衆墾田萬畝者，授某官，其千畝者亦如之。有司果能勸課有法，不吝招來，如此則三五年後必有萬餘之積矣。霍韜亦言：臣嘗詢訪遼薊滄州以至定之永平、深州近邊之境，皆有山澗之泉，惜抵不利

不知水利、以為害。若能擇守令、勸民農畝、開學溝渠、旱以灌、澇以洩、淫潦之堤、道栝果木、可以資用、戎馬遇之可以限隔、不敢長驅、此昔明王設險保國之要道也。二公非言而無欲、深說大學衍義補所載宋臣想何承矩、欲興河北之屯、及元虞集議立分司農司召募江南人耕種京畿、遂墾地、不煩漕運、京師足食之事可知矣。今誠能因二公之言、推而行之、則何水旱之足憂乎。

罷建西山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餔、荊襄流民強梗、陝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工、為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見在功德孰若以之賑濟飢民、賞勞軍士、其為福利、豈不大哉。上命亟已之

七月初三日己卯 皇子生、即 孝宗皇帝也。 皇妃紀

氏出，先是，巳丑，九月，幸昭德宮，皇妣在御妻之籍，
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方苦楚，胎竟不墮，
上令託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至是　聖
嗣誕焉，　皇妣孔少，太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
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巡撫漕運都
御史陳濂等言，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
并各府部運粳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今經沿途
磚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磚納鈔，兼遇水涸守閘，又為運
軍凌逼，及抵楊村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刻削，是以留滯
日久，困于負貸，請罷帶磚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

文淮運官，令軍民船魚貫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收納通州。省腳價以補其數議上，部可。○是年致仕工部左侍郎霍瑄卒

朴忠

瑄鳳翔人，由歲貢歷官大同知府。正統己巳，英宗北狩，駕至城下，守者收嚴不敢啟。瑄自水竇下，謁見出獻，叩馬嗚咽。遣瑄率[illegible]綜紵等物，出其[illegible]金幣犒勇士巡山西參政，位[illegible]常[illegible]。英宗復辟，錄[illegible]錢賜二品服。成化初，因置其[illegible][illegible]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貴工部，[illegible]不自安，乃乞休。上是其[illegible]。瑄貴朴少文，敏于幹理，在大同最久，熟于邊務，惜不能究其用云。

辛卯　成化十七年

糶法

正月京畿饑，敕戶部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凡糶惟以升斗計，滿一石者不與，飢者獲濟。○定長運法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于內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于瓜州淮安補給脚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矣至是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運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脚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又變爲長運矣至今爲定制

按前代之漕運也以民我朝之漕運也以軍國初之漕運也[illegible]民[illegible]今日之漕運也[illegible]以[illegible]民[illegible]而致大[illegible]勞而之[illegible][illegible]無所[illegible]不以運糧一毫無所用之[illegible]之定長運議[illegible]代其法[illegible]可復見矣

襄陽賊李胡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平之

進忠左都御史、

按李胡子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爲亂忠遣人持檄入山諭之其黨陷不說者撫其從撫民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籍民萬餘斬首四千餘、

余除積功須分其人其後有匠也夫、

設金華府湯溪縣〇設汀州歸化縣、

五月詔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棉花等物易銀遣官領送湖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俵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實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驥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布衣糲食不別治生病革遺書付其子完等勿數擾郡縣營墳葬毋有司已得請如例葬以祭完不以遺書從之
置榆林衛○設常州府靖江縣、
十月立　皇子祐樘爲　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患痘疹薨謚曰悼恭太子○濬通惠河舊道　上諭戶工二部前昌平縣踏勘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州地方各河道故跡、楊尚書殺乃逐一查勘及據元史并各閘見樹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命下所司相度行之、
十一月彗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廷臣建言皆謂君臣懸

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政機。彭時亦對司禮監言莫謝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諸內臣乃約一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與條、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恐須傳旨仍舊以安慰之、　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輅皆同聲叩頭、　上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祗一奇謀至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爲口實。

云萬歲閣老。

陳建曰閣臣初惟不得盡言故請召見及至見時不能盡言反盼謹訥慎傳旨矣然先是御史所建言徵減京官皂隸俸糧皆承頒賚爲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試據河南致仕縣剝言者一時莫能救解及此召見得吉如舊人情始安閣之尹直曰予在內閣時嘗欲請見萬循吉止之曰往年彭可齋每面見一語不合則叩頭呼萬歲不敢盡言今我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轉聞無不允從勝于面對是亦有理建謂上下交而德業成使得而議而每事俱盡以開則人臣之大有幸也乃以爲無事而面對此豈中正有識之言而尹寔許乃以爲有理何耶當時萬歲之呼萬實先爲之以取媚一時而彭華輩不得已隨之豈其本心萬歲閣老之譏萬實致之尋不召見萬嘗有心故相表裏爲之而彭商坐爲所用矣駟至王直用事彭罷商去而萬安愈寵愈固據內閣垂二十年則以能阿順取容之故也

成化之治大率爲萬安所累云

命吏部侍郎葉盛往延綏議河套事宜北虜出入河套爲

大舉

西北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略回奏謂其地沙深水淺難以駐牧吞遲霜早不可耕種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爲長便也從之

陳建曰秦家括逐匈奴取河南地漢武帝用主父偃策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南立朔方郡因河爲固後赫連勃土李繼遷皆據此地雄于北方元昊繼之遂稱夏帝據河南之州尤皆在今套中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拔國祿記謂延綏關中大飢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除年幾復業尤邊圖論亦謂彼時虜沙遠河甲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圖獵之利地方富庶[illegible]此皆[illegible]名論也葉文莊議乃謂不可[illegible]

於靖中段伊漢之所以措山業文苗成之作個也

況中國守邊皆營屯在內而拒戎虜于其外今河套花馬池一帶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寧夏之屯堡反在其外焉不亦危乎嗚呼唐張仁愿猶能築三受降城于河北以絕虜南寇路而我朝乃不能因河為固以守河南而使虜得入據為巢穴以為關隴無窮之害我朝將帥有愧前代矣。

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屢見西掃太微北逼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因進修德大端安民大要七事曰正心術謹命令親接見慎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恤軍民 上嘉納之○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 上怒斥之

壬辰 成化八年

正月、星變、免慶成宴、

二月、勅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陜西延綏寧夏會議邊務兵部尚書白圭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舉搜套庶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充總督[illegible]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馬鹿角搾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　上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王越覆奏言虜退日久邊境稍寧宜罷遣休息

上乃召越與盛俱還京○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萬安洗馬江朝宗爲考試官取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廷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陞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奏築邊牆設衛學墾屯田事皆悉心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爲重鎮雄于諸邊子俊之力也子俊四川人

按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葳始城榆林及十八寨尚未衛也成化七年置衛八年子俊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請盡撥陝中人有伍籍逋蓉者及罪謫南戍于孫不能南風土者實榆林衛又擇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爲弟子員俗初不習熟圖乃求經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凡內邊曠地皆墾爲屯田歲得穀萬石又拓廢邊地每徙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

寔為門也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虜始渡河來犯延邊守臣乃于緣邊立界石劃置備於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望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以窺伺誰延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屬來犯邊掠北邊人以為鄉道送知河套所在人屯其守自是虜巢居內而我列屯守反在其外為請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倚建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塹壘延引相接以為邊牆于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寨二千餘里每二三里則為敵臺砦崖東北不絕又于中空築短牆橫一斜二如鋸月狀以為偵敵避箭之所凡為堡十二崖砦八百有奇墩九十五所兩月而功畢允邊圖論曰榆林舊治綏德而泰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後三百里虜輕騎入掠貨兵出禦之每不及而反虜得投隙焉至是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城堅山深谷連攘勾堅橫絕河套之口凡千餘里要害既據內地遂安

薛應旂曰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汎泥不行而余子俊備築邊牆之說先後相踵費財都止百萬而浮沙易頹邊者實未嘗有惟劃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遠臣嘗以築墻為崇墉廷屢發帑金攀[illegible]相繼至今益無一人悉

言邊墻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賠乎遠矣，而謂浮沙可以築墻也哉。自非身歷其地者，勝難與言也。

四月，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頃者荊襄盜起，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罔及非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今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略無紀律，以致寃聲震天，肝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不聽。既而忠上疏力辨，且乞致仕，不允。

五月，陝西都指揮董縉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京，上

月、紹既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三級令當先殺
賊令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著爲令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

瑜浙江鄞縣人久居法曹明于法令練習國家典故歷辯寃獄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農衛李譯指揮李彬訐反事下達鞫訊達鍛錬以爲反形已具消會審瑜獨明其寃達怒詰使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敢枉人以滅族之罪達譖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致言者欲置之死李賢訪于瑜瑜曰達達典詔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間矣達卒不得死瑜平恕寬厚類此。

北虜寇臨洮鞏昌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鉄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鞏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暗伏湯羊

嶺，虜至遇伏驚遁，盡弃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修隆善寺，陞工匠三十人為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為尚寶司少卿。工科都給事中王詔等極諫，請追繳前命，以愼名器，以正國體，不允。

八月，哈密人殺忠順王孛羅帖木兒，王母理國事、

癸巳成化九年

二月，以彭華為翰林學士。

華，江西安福人，彭時之從弟，同年何喬新與之書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之用人賢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除一官、遷一秩，士論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始聞之以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吁宗者悉皆超擢，所守者乳律淪棄

亦不能不信也哉平易之時既銜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遏奔競之徒。以振名教于風頹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謂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然君子與援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然小人與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豈不可退也。群言交屬不可循也。以此處之。擬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君子之士出將近時與之淑者。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不肖。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若欲陽示權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所論奏者悉徒張彬繡義而已哉。命之不而他取此海非僕所望于閣下也。昔見少保先生貴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亟圖之耶。

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太保、謚文敏、

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七年進士、儀表山立、議論河懸、雅才偉度、遇事立斷。獎誘後進。振拔淹留。意所汲汲。不避親故。立朝多名奏。至 睿皇后崩。力主合葬裕陵之議。尤爲大節云。

給事中韓文梁璟王詔等以都御史王越邀功啓釁會劾列其狀而推德望素著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復于內頗涉兩宮事、上怒逮至文華殿親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昧思譯犬馬之誠實惟爲國　上怒解乃釋之○朝廷好寶玩是時有迎合　上意者言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算、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尚書、劉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忠笞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卒不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忠升

方是忠愛

方識此人

復木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肯[illegible]科道遞章諫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猝然降位對大夏再拜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勅儒臣按前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梓刻以傳編修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于書不能推之于治因勅　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如二

君之徒好　上嘉納之○旌表海康民吳金童妻莊氏節
義

按新會縣民劉絡綵狗同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
郁與其弟金童挈家避寇附舟回新會止于絡家郁遂
出傭工絡狗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
與金童偕魚疍轉之所其獨候江中時江濱民闢道安
聞金童叫呼欲救不果絡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加居數
日金童尸浮絡門逕莊氏出汲識其為夫尸哭視之所
痛寃然得絡謀死狀竊力不能報復乃先投幼女于水
即自投水臨夫尸死焉二尸隨潮上下旋繞絡門共降
李逢春買棺收葬絡復潛發其尸棄之大洋吳郁自外
續得弟尸于海濱乃訴于官偕生李蔡李蔚及關道炎
等爭述莊氏節義并上人事哭祠章上之絡狗叶伏樹
部員外馬俊待為具奏　上令有司即沐絡狗旌具崔
氏則部尚書集擬奏李逢春等收葬三尸洵為義舉令
遵發撫宜命有司即其處變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
以誌瘞可垂
于永久詔可

六月虜寇延綏榆林

七月勑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規復哈密城

時哈密既爲土魯番速檀阿力所併累求救援然論者

哈密乃西域喉咽之地若棄而不救恐赤斤蒙

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魯番所脅則

我邊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復虞河套之虜不

且關中供億愈難處矣上命廷臣議會昌侯孫繼

宗等謂宜及今威勢未衰遣使勑赤斤蒙古罕東等衛

諭以大義俾知原立哈密之意並勑阿力令亦遣使

進貢因賜之勑使悔罪歸國庶可以散其黨謀紓哈密

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附之志因薦

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使事乃勑文等往

十月上閱武于內苑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

發連中上大喜賜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壽命

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

十一月，勅翰林儒臣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并所屬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深趙平谷等七十二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縣，湖廣沔陽黃岡等十州縣，河南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

按設官勸農意固美矣，第恐實效無聞，事久而玩，則又未免于官多民擾之譏。

勅邊軍如會遇賊寇衆對敵，及衆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其閉門坐視，見賊反退者，乃坐失機。○命大學士彭時等纂修宋元綱目

以失機論諸將皆斬事竟交

甲午 成化十年

三月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寫都察院者務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將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不能言，而又遏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

[illegible]遏人

○吏部右侍郎葉盛卒，賜謚文莊。

盛溫雅簡重，當道篤敬名節，言動悉效古人，居家教孝友，兼官清儉，勤於處事，不分公退，手不釋卷，旨右辨疑，始志篤食而于學，務脩色財利之事，澹然不以經心，功業每以范文正公自期，卒年五十有五，咸惜其大用未竟云。

水旱相繼 民何以堪

以水災免直隸壽泗和三州霍丘等八縣成化九年秋糧

鳳陽留守左等七衛幷洪塘湖千戶所子粒。以旱災免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粮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開茶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衛子粒。太監張敏死其姪太常寺丞苗傾敏家資進奉托左右求陞侍郎　上問苗何出身曰由承差乃諭之曰侍郎六部執政官豈與承差出身之人其授南京三品官左右以官制對乃與南京通政使參　上不知通政亦執政官但南京閒秩耳。

秋刑部尚書王槩卒

槩字用節寧陵人敏達有才歷吏事為河南按察使所至著廉聲嚴[illegible]無寃詞天順[illegible]徵[illegible]獄[illegible]命襲忠王

入謝為上白其冤遷任壽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拔
纍登言甚未從遷大理卿出入十年凡所決司寇疑獄
奏系皆情法多所平反時例諸律比者頗多深刻為名
然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參駁皆文切理備要簡暢
轉相傳錄。
類此者積。

勑公侯伯兼駙馬初襲授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祭酒一
依學規教之懶惰不律者奏聞

九月以水災免直隸吳江等一十四縣并蘇州衛子粒

十一月復郕王帝號　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
上欲復景帝位號遣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商輅等力贊之
輅舉手加額曰吾　皇上此心堯舜之盛德也明日遂勑
諭文武羣臣曰曩者朕叔郕王踐祚戡難保邦奠安宗社

亦既有年。屬寢疾彌留之際，奸臣貪功生事，妄興議構，請去 帝號， 先帝壽知誣枉，深懷悔恨，以次抵奸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王。朕嗣承大統，一紀于茲，歎念親親，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舊 皇帝之號，遂上尊諡云。

景泰廢易儲宮，憲廟不以爲憾，而追成先志，復其位號，加以美謚，寔不可及也夫。

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鎮兩廣垂十年，承制專決，一以法繩下，不貸大吏，咸震百蠻，百司悚惕，于是有上書言雍不法事者。 朝廷遣使勘究，多虛，雍引疾陳乞致仕歸。

十二月，罷湖廣寶慶等六州縣淘金。時內費日侈，需金漸乏，

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于蛇虎死於大水者無筭僅得金二十五兩巡撫等官奏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之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二終

言利之臣無不借口循迹

皇明從信錄卷二十三

東莞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乙未、成化十一年、

春、詔閉河南宜陽等處銀洞、兵科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可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脉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詔命封閉。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謚文憲、

時排斥閹小、不肯阿坐、伏闕號泣爭慈懿葬禮、抗疏正宮關慶儲闈、正論因安公主及笄宜嫁、又深言劉永誠不當封伯、景泰三年、見朝政有感、即引退、出處之際、明決如此、蓋一代人望云、卒年六十、彥道南曰、予讀國史、乃見文憲端慎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恭

今之君子，何獨不然。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為考試官，取王鏊等三百人。廷試，賜謝遷、劉戩、王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吏部侍郎劉珝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珝，山東壽光人，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最久，當時講官推為第一，受知于 上，簡入內閣，嫉惡過嚴，羣小忌之。凡所建明，入告于 上，出不語人，上雅重之，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猷贊翊。

四月，欽天監天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為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卿童軒出

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舊書不以實對

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命本封進

五月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粮例如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乞嚴加追究 上命窮理之○上親定皇子府名書于玉牒遂令文武大臣謁見于文華門

悼恭太子薨內宮漸傳西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原結萬貴妃主宮太監段英采聞言之萬貴妃奮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徙紀氏于永壽宮中外臣寮喜懽交并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皇太子史臣二部遂具奏僉文武堂上官名以英國公為首奏進御覽其具悉獻等忠愛但係大事重始俟皇子年稍長行之特朱意欲請皇子與母同處庶脫虎口則恐禍淵未測尚懇用

疏中務欲處元見苦心

彼存仁無遺恨其兩公之功也

孫夫

勢對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哥本故保天下歸心實嫉鄖懿密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己出官萬民皆謂貴妃不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撫之人情未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並育俾朝夕之間便于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慰朝野之公論于是禮部面奉旨勅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不擬旨乃定睿名曰佑樘

六月　皇妃紀氏薨商輅引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諡厚焉恭莊僖淑妃殯斂悉如禮

時紀妃有疾　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貴妃即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革之故紛紛不一蓋不無疑云

七月朶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十月命國子監科貢納粟兩途監生分序撥歷

公道

於所遂監生，各錢一萬，濫議欲貢，乃祖宗舊制納粟
貢一時權宜，況給粟送監，其後來之日，多在科貢者人
監之先，若仍循舊規，以次取撥，是使納粟者得以遂捷
監之後，而科貢者不能無淹困之嗟，宜敕國子監于此
兩途酌其多寡，分序
撥歷讀。上從之。

十一月，立 皇長子為皇太子。

丙申 成化十二年

正月，都御史原傑奏議，設湖廣鄖陽府，及竹溪、鄖西二縣，陝西商州，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柏、南召、伊陽三縣，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統治之。詔可。

按陝西至荊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者皆發戍邊，禦，當盛夏，道途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

事關民社入人所當於心不可以官守於矣起也

制置得宜

洪謨流民說畧曰昔同修天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并于襄陽迄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荊襄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臨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右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撫其事傑受命編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 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為良民傑于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閒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設鄖縣以統治之使隸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爲保障之計乃上言川襄協從之憲宗皆從其議若羅立州縣節任賢能綏緝撫從先以務濟其心導樹寄牛哉以禮成其俗因唐鄧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奏新設郡縣漢無統記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省 上

四字當删
陝西鳳皮

悉從之〇端道光為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入荊州襄進侍
右都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上卒陝南蒲郡縣之
民聞之莫不流涕皆為
立祠傑山西陽城人

兵部尚書白圭卒謚恭敏
圭為兵部尚書人從重餘默喜怒不形公退即閉門坐臥
請謁者至多不得見而去故當時有贈賄不事事之誚
一中貴請託不入令邏者陰伺其短以脅之圭密召四
司官令戒飭群吏而已嘗與征討累有軍功未嘗令宗
人用功得官
此尤過人者

五月設大同左雲川衛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高山
衛四儒學〇通惠河成自京都東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
七月京師黑眚見時方郭細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一
物質黑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難

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黃水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多持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貍一日早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 上欲起太監懷恩按之頃之乃定○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備請設浮橋從之

奏累年遼東迤北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北應援切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于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倖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傍但廣寧迤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隻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西岸豎大木爲柱繫索以護遠

兵發守隘，便於策應，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致誤事。從之。

妖人李子龍伏誅

按子龍本山寫府人侯得權，年三十餘，蹤跡詭異，人物俊秀，無鬚類小宦監，嘗於遊陝西，與遇一道士，妄傳讖語，遂蓄髮改名，所至誑惑，遂與入京，賫緣潛住內侍韋舍外宅，舍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時混雜宦侍人內，或登萬歲山瞰中，憩息御林上，而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臣侍不得志者，皆拜禮爲佛，有非分之冀。幹事旗校知之，寘三人於其中，亦以校尉結名，漸開約東以八月某日往奠定府來棗，即白于太監黃賜，賜奏請捕獲，果獲其所造黃綢袍笏冠等器，合及子龍皆伏誅。

十月，兩廣總督朱英奏曰：廣西猺獞叛服無常，然彼亦人類，可以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去逆效順者，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墾荒

貴者聽時則有猺猜縣立山猺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貴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象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參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徭獞五百二十八人參議謝綾招出蒼梧等縣徭獞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楊朔等縣徭獞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疏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敕奬之○刑部右侍郎林鶚卒

鶚太平人歷官潮朗簡言笑下自奉如古兼體志切躬行事修極其孝敬嚴于待下交游不苟讚世俗等行

十二月耿裕爲祭酒時勛戚年幼者奉旨受業裕患其難綴取其所嘗習讀者萃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
上見之嘉歎

丁酉 成化十三年

正月增先師籩豆樂舞之數遣兵部尚書兼學士商輅告
文廟翰林學士王獻告闕里○置西廠命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自李子龍誅後 上銳意欲知外事以直年小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縱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大政小事方言

俚諺悉採以聞。○續編宋元通鑑綱目成。○日本入貢。

南宮疏略曰。日本在東海中。與會稽臨海相望。在隋國時。許其互市。與中國人貿易。不滿所欲。則嬌𥁞城郭。抄掠焚殺。往往爲海邊州郡之害。我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著于皇明祖訓。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爲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近年又復增設海道副使一員專督。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惕守陳月。倭夷變詐內虞。時以刀扇小物。褻瀆天朝。規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斯言確矣。

二月。減寧王奠培。樂安王奠壘祿米。

初樂安王奏寧王奠培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覃詳駙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實。至是仍命皇親文武大臣議擬各罪。上念宗支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違情不實。亦革倫歷年祿米三之一。仍下敕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時逮捕中書舍人董璵兵部主事楊士偉下西廠獄。籍沒

福建都指揮楊華家、

先是華以毆死人命、累差刑部錦衣衛官勘提華遣之京師、匿姊夫中書黃瓚家、瓚托錦衣百戶韋瑛營解、適瑛正欲從西厰刺事、而無由、即潜報于直、謂華東陽少師之曾孫、家貲鉅萬、造怨百端、嘗納生人于柩焚之、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脫解、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明日直入奏、出追所挾黃白、華瓚備嘗刑具、妾供寄在其叔士偉所、拷掠妻女婢僕、訊責押追、冤號徹天、華竟死厰獄、復遣瑛馳至閩、籍沒華家貲財人口赴京、華父泰亦死于獄、

三月、罷西厰、

商輅疏直十罪、劉珝亦言立厰之後、事情紛擾于國家安危關係非小、會兵部尚書項忠、偕九卿亦疏直及韋瑛過惡、上怒、即革去西厰、瑛謫戍宣府、後瑛復坐誣搆妖言事發、斬于都市、人莫不快之、

四月、復命汪直坐西厰、仍舊刺事、

時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陳言直所行皆公不宜非罷直遂奉命仍舊坐陞縉求驟進用歷陞都御史

下兵部尚書項忠獄禍幾不測忠延辯抗慨詞頗剛直竟除名

五月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致仕戶部尚書薛遠侍郎程萬里兵部侍郎滕昭俱被劾罷

時項忠既去錦衣千戶吳綬營求歷陞指揮掌鎮撫司事乘勢嗾科道誣排異己許各自陳而董方等皆因此失位

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校言其有所齎載執而繫之鞫無實釋之○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同使安南還浙江布政劉福起復至京聽選有搆其事

者執繫西廠獄。○太醫院左通政方賢院判蔣宗武俱下獄。○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俞子俊爲兵部尚書。先是民山番作亂。子俊督兵破之。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上嘉賜勑獎勵。召拜尚書。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張文質憂去。擢禮部侍郎周洪謨爲禮部尚書。洪謨嘗手製璿璣玉衡。圖以木代之。規製工巧。所著有四書疑辯錄。洪謨四川長寧人。初鄉試以減場中解元。減場者。頭場止經書義五篇。國初舊制也。○大學士商輅乞致仕。許之。詔加少保。○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增正一品祿。協掌院事。

實錄失

扶典

遼東巡撫彭誼致仕，歸以山東左布政使陳鉞代之。

誼在遼東十年，嚴武備，實倉廩，與諸將威自小黒山之捷，虜寇遠遁，不敢犯邊，邊求無事，時總鎮備禦皆肅，屬衛誼乃令所屬衛凡有習文求經本院講讀者悉令罷歸，遠者以軍法從事，虐焰頓息，邊人德之。自誼歸，鉞代爲矣撫邀功外夷，邊方多事，氣象非復昔時矣。

十一月，山西太原府奸民桑冲伏誅。

昔大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爲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婦女，有不從者，用魘魅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者七人，冲歷四十餘州縣，淫女婦莫有疑其僞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强淫之，始知其僞，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上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于市，仍令捕七人者誅之。

是年兵部郎中陸容奉命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弊，有牝馬每歲通淫而不孕，謂之飄沙，新樂

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盡廢矣有司莫肯爲理容爲賍賓呈于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有此斃驗無詐以馬送驛走遞別給課馬責令領養孳生以紓民患爲忌者沮之時論恤焉○暹羅國遣臣坤祿羣謝提奈英必美亞二人來貢

戊戌 戊戌成化十四年

二月會試天下衆人命禮部尚書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爲考試官取梁儲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阯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執政欲矯時弊張文以貲以彥所對篇約遂寘首選

今朝鮮內侍之冠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時東宮內官典璽局郎單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道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官者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 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毛 東宮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擁吉曉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東宮出講

譚論教是 仉智仕是 人イ召課 陸下黨員 西起者

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illegible]

端不以爲然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按賈誼保傅篇曰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

之所與出入居處者也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其太子

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其身

有不正者乎愚謂教諭太子愼簡外朝講讀之官不如

簡內廷侍從之臣蓋內廷之臣其勢親其情洽其爲言

易入故得正人焉其驗外廷蓋不啻事半而功倍是故

孝宗惟得一覃吉遂基命仁賢而致治之治至于今仰

之。 武宗在東宮所與褻遊者乃馬永成劉瑾等之

黨卒蕩然無所檢制爲流連荒亡之主雖外廷講讀劉

忠吳寬輩之多賢亦將如之何哉蓋外廷講讀遂爲

虛文而內廷朝夕侍從乃實益嗚

呼此有天下者當務之至急與

亦必于是

福建上杭盜起詔起終養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

明江西貴溪人自幼以孝聞年十七母病其[illegible]

父請以身代又嘗服內艱務中母食之頓愈[illegible]

御史有聲歷陞今職侍正叢為以二親老懇乞終養起
征閩盜既平敘功廷無禧是明復上章乞骸骨歸養
徑疑後
數年卒

南京翰林院修撰致仕羅倫卒

倫儀貌樸素善遇事無所迴避以犯顏敢諫為先後特行
迸為志於富貴利達澹如也楊文貞作相時以百官祿
薄得受皂隸折薪錢自是遂以為例得倫不受既辭秩
歸結茅居于金牛山取給于隴畝不受餽遺客晨至留
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罄矣之鄰舍借之比舉火日已
近午亦曠然不以為意日與學者講學垂十年而終年
四十八學者稱一峯先生正德中謚文毅

章楓山語錄曰羅一峯氣魄太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
君善俗我輩只可修身立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愚
謂一峯分明有曲肱飲水浮雲富貴之
意其視一生喫着不盡之說不齋究之

七月浙江按察使楊宣卒

宜豐城人爲御史勁節敢言劾奏石亨曹吉祥英宗
怒下獄減死謫戍二光收復職上發非收按察使振
憲度奏公益勤年五十
四卒于官人咸惜之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

繼宗知嘉興府有閹宦經其境逼首夫人受之繼宗掃
而食之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怒撻其故集衆吏告曰
繼宗不能律家使妻納賄罪其升不義因各令送九出
而吐之使吏具舟即日遣去于歸誰謂一二竟于而已
後任至都御史繼宗廉明嚴恕廷無留獄恐按至並不
過三日或過境不入而去鎮守太監至欺其正道太監
不悅曰何無尊卑曰某官四品公六品其守臣公無上
地責正行何害明日即往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上
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
之不以累公鎮守嘆服而去
繼宗居憂汪直開楊公治郎名往于公表經于墳所直
趨至墳所拜起于探公類日此開楊繼宗名今親乃服
公曰繼宗執政但所體耶
親來之故也直嘿而退

十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鍉爲庶人、王册平氏妃周氏及月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惝淩遲、及其妻妾子、皆斬之、籍其家、

先是王有疾、惝入問、竊語王曰、王病篤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託之、王薨、惝與王妃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納宮中、既長俱受封、既而惝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上曰周惝陰謀、使宗系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斬、月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鍉追降爲庶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己亥 成化十五年、

水災

春免湖廣荊襄德安府衛所屬夏秋糧、

六月、遼整飭遼東邊務兵侍馬文升下獄、謫戍四川重慶、

衙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屢被文升節制更改鉞乘間詆毀彈激直遐奏文升禁建州女直諸虜交易農器故屢寇邊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不敢爲異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禁者寶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

陳建曰林聰之再起也雖溫厚謙抑與物無忤議者疑其過涉浮流

可謂無人

特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祺起吏胥所理者柴炭之事驟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貴州總兵吳經等以平西堡蠻賊報捷 上命馳敕獎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時蠻夷零賊刼赴任雲南參政樊

昶家屬、吳經奏欲大舉與兵滅之、　上命都御史陳儼相度事勢爲進止、而儼畏經弟殺之勢、竟遷延于家、以致經大肆殺戮、地方疲敝、月溢功賞、人莫敢非○下江南巡撫牟俸、侍講江朝宗獄、謫戍謫官、陳鉞陷之、

九月、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卿致仕程信卒、諡襄毅、

信河間人、負才氣、以當世道自任、正統末上疏劾邑從者失律、追斬首級、薦徵薛瑄等、時命信捍禦都城、隨出經略、撫切實用、景泰中陳中興圖本十事、及督勦廣寨、破松潘夷寇、成化初下山都掌蠻夷、誠文武全才也、

罷戶部尚書楊鼎、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等、時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鼎、王復、薛遠、及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謂曰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

批語

致宜加罷黜。不允。鼎乞致仕。從之。時溥以進表至京。吏部尚書尹旻等詢江南時事。溥答以南直隸大熟。謂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昔溥與薛某嘗之。旻笑曰。諺云。女壻牙疼。却灸丈母腳跟。衆爲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具。溥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遠已被劾退。是春以有援復起。叅贊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乞罷。有旨慰留。既而嘗道者。又欲求欽處知已。乃謀于腹心。復嗾科道重劾王復薛遠與禮部尚書鄒幹嘗罷。竝賜歸

冬。陳鉞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鉞既譖黜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垂久。已亦得倖進。于是虛張邊警。言賊酋

老成憂國之言

伏嘗加欲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
俊以爲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
深治也今其酋伏嘗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 祖宗初意
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
言于 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
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之于廣寧
竟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
匿唯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

只可痛恨

積錢粮耗費一空
命從延綏安邊營于中山坡

余子俊巡撫陝西時建議安邊營平職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爲便而巡按御史李紱亦言此堡孤而迎成溝三垣豈可輕棄若只空頭拚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門根深賊阻擊夏高橋見何以迎爾議與川合是于後爲兵部尚書則守前議言臣密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又新與乎濟等處水少昔范仲淹守鄜延必謹水與險永樂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況今貲未嘗棄乎部可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卒諡莊敏

恭寬平坦夷中無介蔕於善善惡惡出于天性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靡其在吏部撫掄人材獎拔後進事靖自於人知嚴憚

敕魏國公徐俌奉祀 孝陵例以 孝陵奉祀專敕皇親故也

庚子成化十六年

爾公并壽
為斬道生
光

春兵部尚書余子俊奏請給衍聖公驛傳船馬之數

時衍聖公每歲上京朝賀沿途水陸驛傳起中馬站船廪給回日無馬快船送而張其人往回水陸起上馬站船廪給凡有馬快船之役蓋其時方崇道教而内有梁芳左道李孜省輩方用事故致陵于其所尊如此職方郎中陸容聞之嘆不平言于尚書余子俊欲優厚之公慨然曰是義舉也即日奏允自是衍聖公往回陸路得起上等馬騾水路小馬快船裝送

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

悉以從化為辭掠衆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虜男婦皆支解以殉或張春火蒸以洩其忿擄掠牛畜燒毀務盡不可勝數邊將皆斂兵自保不敢與戰迎飽陳說恐泯以前功賞乃隱匿不報邊地騷然屯堡亦荒特甚矣

論征建州功以汪直禄米三千石進朱永爵保國公擢陳

銊右都御史未任改戶部尚書侍衛郎中王宗彝陞太僕少卿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餘陞賞有差○兵科給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即開僚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一言衛縣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于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寔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

以劉昭為工部尚書　○大學士劉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復托外戚萬喜言于　上固留之侍講陳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答

六月御史强珍劾奏遼東總兵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失機隱匿等罪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題請　旨詔從輕罰俸○福建長樂縣民由里平地突起小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于其左涌起一山廣高五丈餘其旁一池忽生大蜆民取食之味甚美乃爭取食食者不數日患痢死者千餘人

按嬰攟叢抄謂虎占如主為男之兆唐武后時有此變但今眞幸小耳時昭德為貴妃專寵無作宸遊故脈男

陛下從　上從愛之此其意也

七月下御史強珍獄謫戍遼東珍疏劾陳鉞等被旨罰俸鉞怨掌院事王越嗾珍諷西廠遣心腹指揮往遼東同王宗彝審勘宗彝阿意誣珍遂械珍赴京師執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衛獄會多官廷劾無敢與辯乃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認罪奉旨各罰俸

滿魯都寇榆林○罷征安南之議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不見一旦以兵加之恐蠹

禍不細巳傳言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尚書余子俊力言利害事乃寢

是時東構怨于女直北挑釁于韃靼二方已兵連禍結殃民辱國矣安南之役使復逞志天下安危未可知幸而本兵諸公協力沮止之豈非　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與

山東民穿窖得古塚一甕貯水輒涸懸樹上作聲惟而破之識者云此寶瓶也能照數里○朝鮮請改貢道不允時朝鮮使者為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道下兵部議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

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若自
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
逮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秦紘下獄既而釋之調巡撫河
南時秦府旗校肆横民苦之紘既禽治不少貸秦王不能
堪奏紘欺滅親藩　上怒逮紘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
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敝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　上親
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紘繋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
撫河南秦紘既抵任汪直亦以事至時當威勢震赫無不
崇奉凡巡撫官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略不為屈直以
上知其廉亦加敬焉不為較紘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

方後直回京、　上聞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　上以紘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　上釋之、

冬封王越爲威寧伯時越偕汪直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寧海聽虜營所在亟發兵襲之擄男婦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以大捷聞論功封越威寧伯歲祿千石仍兼左都御史、

以陳鉞代子俊爲　兵部尚書余子俊憂去也、

進祭酒丘濬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濬廣東瓊州人博學强記世無與比時士子爲文好奇怪相高難不可通濬考南京各府士尤惡詭險語皆痛斥之然濬不恒道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言之文體爲復濬學士有慕道學者或過爲詭異之行以徼名濬

因考會試發策言之俾士習趨其中正其掌太學踰十
年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昨人以爲道之光
時有嘉興舉子桑悅恃才放達而江南諸士文辭冷誕
傲睨一世其會試文字有可云是我去而夫子獨存人
日腹中有長劍百日幾同於此爲丘文莊所嫉竟遂
終身不第丘文莊之黜桑悅無異歐陽修之黜劉幾也

廣東左布政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與夫韋春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埜之闢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强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内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貢有節今四

奕絡繹矣初田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浸濫矣初牌坊少竪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為繼況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

成化去國初未遠侈靡猶未至如今日之甚而彭惠安言之已如此使遇今日又當如何

遣戶部員外郎官濂等勘覈東宮庄田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庄管庄員役欲冒占且予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濂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官左密

遣人要濂曰、田如歸我、講請官可得也、濂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其地、遍召耆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于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濂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 成化十七年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卿兼學士徐溥少詹事王獻爲考試官、取趙寬等三百人、廷試賜黃華黃珣張天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大臣迎接、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固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服、蓋無用之物、不宜

以兵治兵之上策

受禮部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官迎接　上乃遣內臣迎之○威寧伯王越率師出寧夏擒達賊十人斬首百餘級加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心腹之疾實無能為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為今之計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低不齊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穫未竟餱糧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恕令大加存恤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己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　上下其章俾勵衆職焉

不是我弁口中

餘以久
不朽。言

信本寬河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崇公有威，雖貴
亦信服之。永順、保靖二長世封，假信號以示寧，永亦解。
不為驕惰，與刑久武陋，緣久不肯守，臣讒勸之，信從邊而
諭黃，不煩兵而下。召諸將以牛酒，且詰其違期故，皆
惜額同累歲，若畏使微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
方願為屬役，焉敢反耶。因請為信典，有與以示，後信為
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敝袍糲食，閒暇輒玩經史。出入
省騎從人，莫敢犯纖毫。人飛不禁，貝產金玉奇玩，一無
所好。嘗曰：餘生以久，死之後不以貽累子孫者，我所遺
也。總兵權者皆為子孫奏官，信絕不為，只今讀書自九
到大貝。嘗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
將官，思得王君實若人耶。詩徐來。

工部左侍郎食一品俸蒯祥卒。
祥蘇州人，木工也。能主大營繕。永樂中營建北京宮殿，
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天順末作裕陵。自工
部營繕所丞累陞至今官，復累加祿至從一品，贈及祖
父母，蔭其二子，一為錦衣千戶，一為國子監生。卒年八
十四。木工祿壽
至此亦希矣。

賞罰

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況鳳陽南京皆　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繫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寃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廣蓄儲省費用以備歲凶濬河渠築河堤以防水患從之○禁緣邊軍民出境伐木捕獸時何喬奏邊人每潛出猝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為嚮道侵犯邊境乞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烟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懲而邊防戒嚴奏上從之○命太監

征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相度擊賊

○秋溆川王貢錝奏求書籍　上以勸善書爲善陰隲孝順事實與之。○眞定縣學教諭俞正巳上言曆法下錦衣獄正巳言曆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增損之常法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求曆元以步筭又以陰陽盈縮之理求之以驗今曆諸筭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二月初一日巳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于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一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從宜造曆頒布天下詔以曆法已嘗精究今奏有差所司其會詳之閞禮部尚書周洪謨等會官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巳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巳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

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翻譯前代術數崇議歲差之說誤
法今曆法誤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令正已
然況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
司正罪詔下錦衣衞執治之

冬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與汪直提督各
路軍馬防禦虜寇。

命余子俊為戶部尚書。

嚴遼東馬市侵尅之禁。先是陳鉞撫遼東奏開馬市于開
原廣寧朵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
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鉞懼得罪乃奏言初立馬市
非資外夷馬為中國用蓋以結朵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
宜申嚴禁例每市監以文武大吏有侵尅者重罪之庶無

激變之患。詔可。

令備安南。

戶部尚書翁世資致仕。

宿州民妻王氏脅右側裂生一男子。

壬寅　成化十八年

春召回大同遊擊將軍京營等官。獨汪直王越共事。

虜酋馬亦思同擁衆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邊將與戰失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子俊乃分兵戍守要害。已而虜引去。師還。加余子俊太子太保。

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何喬新敗虜于灰溝時北虜寇邊喬新督將士伏兵灰溝俟虜至與戰斬獲甚多陞左副都御史時山西連歲旱饑米價騰湧喬新發倉粟三十萬賑饋餉之民賴以濟

按北虜自余子俊城榆林後不大入寇邊者數年至是因威寧海子之怨遂連歲大舉深入邊堠橫遭荼毒野有暴骨矣邊功倖冀汪王之罪于是乎不可逭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先是恕自巡撫雲南右都御史召還改南京都察院參贊機務未幾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官屬不受請托爲同事者所忌尋復改是命恕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

因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心爲宗社計也乞崇節儉爲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貨令四方毋進貢疏上不報洪武以來應天鎭江太平寧國廣德五郡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仍歸下戶怨乃爲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是時有錦衣衛千戶在彝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韶上疏言狀忤旨遂調貴州廣州父老皆流涕如失父母焉

按是時都憲何喬新與彭方伯書曰閣下轉調廣劉咸之士大夫往往譏閣下為好名僕切以為不然君子為其所當為初非為名也但舉世不為而已獨為之衆人遂以為好名耳然好名何過哉先哲有言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徒世之為士者皆知好名又安肯叩稽篤自行苟且之徵以求美官求田求舍君責鄉志完有云願君無以此舉自滿上之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僕亦願閣下勿避好名之嫌力行其所當為者對舉世不我知安知百世之下不有知我者乎不可因此自沮也此書深得責善輔仁之道公所以歸人如此其所自斷從可知矣

逮妖人王臣下獄斬于市

按臣初為姦盜被捶傷腦號王瘸子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或取人財物投水中輒自袖出賫緣近侍見上得為錦衣千戶命王敬等偕王臣採藥於湖湘江浙蘇松等處所至縱暴橫索貨物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至蘇州命工鑄銀為元寶至二千餘錠凡江南有書畫玩器之精絕者檢括殆盡復拘蘇庠諸生日錄妖書不

回天之力

休實欲得賂諸生除宅叛不勝忿一日伺諸途亂擊之狀及臣走匿以免適尚書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乞誅之詔差官校械二人至下錦衣獄敕在爭重斬臣于市傳首江南中外稱快

罷西廠時言者俱以既有東廠則西廠之設似在可已閣臣萬安亦以此為非便宜革去之邀劉珝同上疏珝不從安乃獨署名以奏。上從之。

都督馬儀劾陳鉞奸貪欺罔倚法弄權克取官銀營求陞職御史強珍劾其失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鉞輒陰謀報復誣陷二人論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殺功次亦被誣陷降官其子澍冒授錦衣千戶恃勢為非上免其劾問令鉞致仕儀閑住澍調永平衛帶俸差操

原從博而入約非徑守約也

秋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為翰林院檢討俾歸終養

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舉于鄉再會試不第聞江南吳與弼講學往從之遊居半載歸遂絕意舉子業築室于陽春臺杜門端默其中以求心為務既久若有得焉嘗與人書謂吾始從吳聘君學其于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自靠書籍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謂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其為學與其教人大要如此成化丙戌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令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為之延譽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修撰羅倫檢討莊昶皆樂與之遊既而獻章歸四方從學者雖至至是布政使彭韶薦之至京命吏部考試獻章辭疾不赴復上疏以母老乞歸養時太監梁芳素慕獻章名言于上特授翰林院檢許俟親終疾愈仍來供職獻章不辭上疏謝恩即歸學者稱白沙先生

心若內證虛花經者者才心也未可偏廢

時陳白沙聲名傾動海內，然其學專主靜明心，而以經書為糟粕，與程朱異尚，以故當時推尊之者固多，而致訾議者亦不少。進士姜麟見白沙，曰：吾則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問之者，對曰：活孟子。給事中賀欽聞白沙議論，慷服，即解官歸，執弟子禮，且疏薦白沙宜任內閣參大政。既歸，肖白沙小像懸于家，有大事必啓焉。至一時名士如陳公茂烈、鄒公智、李公承箕輩，皆北面焉。其能鼓動一世如此，誠豪傑之才矣。議之者，則若章楓山懋、若何淑丘喬新、若周華渠瑛、胡敬齋居仁、若張古城吉、若羅整菴欽順、若陳益庵麒，皆有撰言，訾其為禪。悉于學部通辨亦已辨之。至謇齋瑣綴錄，則詆訾已甚，誣實相半，未可盡信。尚論君子詳之。

刑部尚書林聰卒，諡莊敏。

聰寧德人。居諫垣，正色讜言，劾王振、單增、石璟等奸罪。疏迎鑾、諫易儲，大節尤著。賑饑請蠲，多惠政。及綰院憲，掌刑憲，風裁屹然。但其構馬文升，猜狷汪直，所以來浮沉之譏云。

命取古書截江網并盧岐、僧院刻絲作觀音羅漢進用、
賜勅戒諭晉王、降慶成王府奇潤為庶人、
奇潤抗父命、占樂婦、打死平人、地方官奏聞晉王奉敕數慶成失教、不啓不奏、責奇潤前項罪過降為庶人、
癸卯 成化十九年
春、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彭華左中允周經等進
講、時 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萬安等以為勞、謂講官宜
賜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按起立拱聽此 皇儲尊崇御訓隆禮師傅謙恭仁孝之盛節萬安等乃務為諛而欲講官賜請坐聽、知尊崇而不知加卿次學矣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時韃虜小王子寇大同、殺邊

小哉然亦
所予大勢

將緃內震驚勑喬新巡邊相險阻築城堡簡精壯備器械
爲戰守備喬新覆虜謀知小王子營右邊守者多老弱奏
請選精兵間道出搗之會虜引去不果用○進大同副總
兵周璽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代州三關時虜酋太師
亦思馬因大舉入寇璽分兵三千守懷仁寇過夏米莊中
軍失利璽遲兵內援夜忽值虜營時賊乘勝勢銳甚璽大
呼厲將士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退則無遺類矣如是衆
張○其○氣○
爭奮死戰銳弩齊發呼震天地璽臂中流矢令左右拔其
鏃督戰益急斬獲十餘級會遊擊將軍兵至合爲一營中
軍潰卒多來歸兵勢乃震賊旣退失律者皆得罪獨璽得

陞職○擢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參政

按大夏湖廣華容人居職方久賢聲甚著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尚書余倚重之時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爲大夏者遣人言于尚書其一往見大夏巽辭謝之卒不往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韓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欲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 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你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參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日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陳建曰寘有志士識趣自別但恐人負官今世幾人到念此又按京掇山語錄自言當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患易下及也章楓山北見與劉東山累同夫世俗恒情每重內輕外至于府縣之職尤不屑爲二公乃欲爲知府知縣而不可得識見卓越古今矣宜其爲一時名臣與

復項忠兵部尚書致仕○南京禮部侍郎章綸卒

綸浙江樂清人好讀書試性孤介遇事敢諫前後奏疏不下萬言俱扶世濟時鑿之急務至于請復汪后以正母儀復沂王以定國本忠節凜然爲世傳誦

四月謫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鄭時爲貴州右參政比陝西饑時巡撫賑濟多所全活因　上言保國利民五事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怒謫之陝西人哭送若失父母先是有梁芳者進諸淫巧以蕩　上心收買奇玩引用方術以呈錄異書爲名貪緣傳旨與官不由吏部已官者輒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買因奴至

有脫白除太常寺者名曰傳奉官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繼曉皆芳之所薦引尤尊寵用事鄭時所疏五事專爲芳發也

起前兵部右侍郎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汪直旣敗文升冤始雪　詔復其官致仕至是起爲巡撫文升與遼東凡三往皆樹勛績東人尤思之

工部侍郎張顒致仕

八月復降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爲奉御除威寧伯王越名追奪誥劵安置安陸州革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帶俸指揮吳綬職俱爲民

宜府事久有中官阿丑者善詼諧於帝前作忠諫司莫能
及嘗于上前作院本有裝方巾詠詠之狀心懷直言者
非當于理爭于作謝昨功
寓諷諮直從此寵漸衰矣。
嘗扮儒士吟詩云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爭云八千兵
散。丑徐云汝不知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子保國聞之
撤工。又一日扮作六部差遣狀得二人一名公論一名
公道。主者曰公論無用公道難行後得一人詢名塗
主者曰如今儒者得益則是此可致多頌核憲云跡
廣西通志云汪直大藤峽除諭也亦化中令升除澤路
之鄉而不尚汪直考漢恩則宜於中直臣山東錢給族
父太僕錦希文于也昔昔用人多論世系自有見

十月傳陞僧錄司繼曉為左善世惠昇右善世、

十一月 詔王府選用乳婦止許于本府所隸軍較之家揀擇不許外及從之。○東垣王見湏押近吳安童謀害正妃事覺 上以有乖大義下 勑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

過安童律斬○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今恩典內降厮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賓緣而進伏乞一槩革罷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吞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職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伏望明正其罪 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十二月癸巳無雪 詔出傳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

竟是歲番僧求芳狀議陝西人皆哭送傳聞至京上知之斬罪芳所為至是無雪百祈不應拜道復交章論芳乃斬中官表琦傳旨令後內官傳奉除官不得有無物者銀覆奏明白方行仍且召吏部降四人黜九人下六人凡譴退可罪者前餘尚未斥而人已稱洪武[illegible]大雪人謂新誅黜邪格天之應

便見兵車之利

宣大總督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宜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築壘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

久練自得其妙奈何以初試之窒礙而遽廢之

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撞兵車營圖其三撞鹿角柞營圖其四下樁繩營圖其五撞樁繩營圖其具說其詳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爲練武圖以教士卒

又按于從爲此車費用不貲而遲重窒礙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卒歸于廢云

甲辰 成化二十年

正月二日京師地震○大同總兵許寧巡撫郭鏜鎮守內官蔡新下獄會鞫去年失機之故降官有差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彭華庶子劉健爲考試官取儲巏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李旻白鉞王敕策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廷

總督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進掌都院事尋加太子少保

英在兩廣撫韓雍之後頗兵戈之餘民多備死鋒鏑及走散岩谷者至連城數百里無烟火蓋因用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覬用兵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力勞來下令撫綏招徠各安生業約飭將士寇來在境不許輒進兵諸洞瑤有倡亂者嚐首惡誅之而釋其脅從之黨遣復業凡一切征需供饋之具蠲省蘇緩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萬餘卻矢河蕩浦潯涘間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供職貢 上手勅褒獎稱其協謀撫治使對壘之梟化爲編氓觀彼勞師糜費僅成撲却之功者損益大不侔云。

陳建曰有國者之于夷狄固不可無撫綏之仁亦不可無懲艾之義二者皆不可廢惟其時而不悖其施焉耳先是瑤賊流劫廣東西無完郡故韓公雍不得不奮揚威武勦蕩懲創之非黷武也宜也否則縱寇毒吾民矣可乎天威既震百蠻既慴雪霜之後必有陽春故朱公英不得不反前政鎮靜撫綏之非姑息也亦宜也安攘

緩急所可以安吾民也二公所行皆適其時而各有能當不可以此廢彼不可以彼議此後之為政者參焉

江西處士胡居仁卒

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少學舉子業稍長之既而聞吳聘君與弼講義理之學于崇仁里第慨然往從之遊于是盡去所學一以求道為心專用心于內其學以忠信為本以力行為要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造次未嘗少違對妻孥如對賓客執親喪哀毁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家貧甚衿衣簞食處之泰然或為之慮則曰以仁義潤身以乎蔬糲量足矣與學者講學謂第一怕識見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美質者好高入于禪驕詞失于矜不知操存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提學僉事李齡聘請主教白鹿洞書院 淮王殿下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卒年五十一

所著有敬齋錄居業錄

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為倡首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精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方得餘干胡敬齋所為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于正者諸書錄之於所見止此耳康齋敬齋服毅清苦力行可與其讓

諭齊鉄淑蕭豁驗所存非苟案擇討。

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識此哉。

羅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般守做成器業。

錄中言敬最詳，蓋所得深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命太監陳準提督東廠。罷尚銘，時銘有罪，有之，以準代其職。準爲人平恕清儉，蒞事之初，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緣是中外安之，久之，有欲入人罪，并籍沒其家者，令準按之，準不忍，逡巡累日，竟衣冠閉門自經。準，廣東順德人。

建大鎮國永昌寺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獄並謫遠州。

按，俊深疾僧繼曉以旛貪欺，紐楚府事，敗走匿京師，賄結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爲善世，賜美妹十餘，金

實不可勝紀，乃言于　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折毀民居，將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言，于是林俊上疏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發動，星月隕，野熊入城，監飛之耶，莫北為甚，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饉，人民流離，餓死填野，賑濟無從，可為流涕，而僧繼曉乃擬同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不可言也。然繼之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為名，盜　祖宗百年餘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提汪直，莫能過，今內而朝臣，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饑民之死，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幸，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恐畏不言，以為　陛下仁聖之累聰。　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衛獄。張黻上疏論救，并逮赴獄，各杖數十，謫俊雲南姚州判官，黻降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出一語，繇是二人直聲震天下。俊，福建莆田人，黻，江西吉水人。

以山西、陝西等處饑荒，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災

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員納粟預備賑濟門品納米六十石五品五十石六品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雜職二十石免其赴部給繇惟造完須知功蹟脚冊并通關差人繳部

按是時發內庫銀數十萬兩建大興國永昌寺而令生員納粟考滿官員納粟以備賑濟二者胥失之矣萬安輩謀國如此而臺諫亦無一人言其非者時勢可知獨一部屬林公子然為朝陽鳴鳳然非王三原及懷驗之加數焉乎不知可勝歎哉

北虜大入邊寇大同邊將失利命定西侯蔣琬與總督尚書余子俊帥京營及沿邊諸路兵禦之蔣琬等至大同出野口門虜已徙帳而北俘斬其哨騎十餘出臨大邊耀兵

而還上言虜益遠邊輸益困請班師許之

令天下縣實預備倉無者創之先是因旱　上令廷臣議求所以禦災之術廷臣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歛之于豐稔之秋散之于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之良法我國家尤重此舉而冗官惰吏頑弗事事茂下罔上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患重民命之意請命有司督察循名責實庶臻成效從之

冬南兵尚書王恕上疏其略曰邇聞刑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黻為林俊陳情亦蒙拏問臣當以二臣為戒而復敢進言者實為天下國家慮耳今

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銀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寘之于法人皆以言爲諱設再有奸人誤國　陛下何繇知之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弭兵荒○繼曉乞歸養母幷乞空名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母終仍出供職繼曉自知以邪術進罪將不容于公論故僞陳被恩以來每有效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內侍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書辦凡加太臣保傅皆賜勑授之旻獨出傳奉又與杜昌同受命前此

未有也。○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

按瑛先任錦衣衛從西廠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大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酷刑取其家貲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上曰韋瑛累罪當死朕已從輕謫調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輔直為惡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道好還驗哉

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陳餽運事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摘淮安瓜州兌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澠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

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勑督運俱從之

乙丑成化二十一年

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 上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修身末言方士釋老宜加斥絕進士敖毓元亦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慎選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爲孜省繼曉輩發也璣入供留

中孝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璣貴州普安州判官、

鏞元亦除雲南臨西縣丞

張吉、餘干人、信古好義、恥同流俗、以名節自砥礪、其為
學窮理致知、體之身而驗之心、直欲造乎事為、初任主
事劾左道李孜省妖惑、繼聽出判京東、能申明禮治、土
官長及夷民咸信化之、後知梧州、以聖賢之道諄諭郡
生、一時知所嚮、人
以為不有本不能也、

李孜省江西人、嘗為吏、坐贓事發、逃、按御史楊守隨逮
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師、賄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
常寺丞、守隨尋還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
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未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
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
所賜閣書封進、其寵眷至此、

時御史姜昻疏論李孜省奸罪、詔杖之、

姜昻、字恒頫、太倉人、為耆強令、清淨不擾、已為御史、以
言事被杖、後遷守河南、一月、縣令自解去者三四人、吏

民傳相勸厲，無敢犯，賊乞近地就養，得移寧波。人素聞其風，不勞而治，候滿不遷，徑歸臥，久之進參政福建，辟不赴，疏請養數年卒。昂生平廉介，子弟學者訓方，不得用縣官物，賓客過從，未嘗特設，有請寄，一切無所假。子龍舉進士，取德宏，蒞濟以寬，所官按察，所至流連山澤，誘掖後進，好讀書，務博稽，楊慎嘗與交，有文學名。

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誅元惡，以快人心，減侍從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為宵小干政，妖僧蠱惑，愛庇壬儉，寘逐忠良所致。又言尚書王恕今之伊傅，不宜置之南京，疏入皆不報。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 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復林俊、張黻原職。

守溪長語：初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事且不測，夫獨懷恩叩頭諍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祖宗

精選務正千古一人

朝大開言路。故庶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天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我宮中事。舉所用御硯擲之。恩免冠號哭不起。曰臣不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曰。若等諂眾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于家。稱疾不起。上遣醫調治。使者旁午于道。俊獄將解。時星變。出傳奉官。御馬監太監王敏請于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敏袖疏來謁。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等又求擴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敏鬱鬱尋死。章瑾以寶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璫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也。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廣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諷[illegible]弟就奏。吾為汝從中贊之矣。子俊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屢上疏切直。恩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三月泰山屢震。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震。丙戌四鼓復震。

傳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泰山爲東岳故以烈應

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時報震漸繁

上頗有易樹意而未宜露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

在東宮　上大驚意遂已

九月大學士劉珝乞致仕許之時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

國本珝力爭之謀遂沮然亦以此不安于位爲同官萬安

劉吉所誣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僕卒嚇之求

退珝即疏乞致仕歸養

珝實詆薄萬安安聞積恨百計中傷一日申刻太監覃

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珝欲往召者止

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封字御筆也啓視之請劉珝貪財

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越銀謀與復爵朝廷若不

去珝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佯驚曰此即匿名文書律有

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冀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

冏明旦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巳令翊自陳休致旨曰上意正如此翌月翊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類若此翊性至孝母沒廬于墓側三年父繼沒復廬于墓側竟致疾卒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建祠祀之賜謚文和至嘉靖初言官聞于上賜額曰旌賢

十月以詹事彭華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詞林記天順中彭華爲編修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李文達救解泊李孜省得用華私附之又與萬安結爲心腹以故肆譏投間亟亟若無及而李秉王恕侍郎馬文升秦紘耶讓祭酒陳鑑與其同鄉劉宣羅璟輩相繼斥逐華之力居多國史累千百言皆極其醜詆云王守溪長語成化中內閣三人萬安貪狡劉翊狂躁劉吉陰刻皆爲天下所輕時昭德宮好奇玩中外有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三人不出一語諫救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吏部尹旻與劉翊劉吉皆山東人爲一黨萬安彭華爲一黨互相傾詆久

之安以計排劉去之，吳亦繼罷去。山東人有謝者去之，一空。建後當時內閣三人，惟劉翊為猾賢，蓋翊多談論，不知者或目為狂躁。國史正為翊辨此誣云。然翊自論汪直後數年，賞鮮聞諍救，至是始以依附被省去，豈陽狀之有所而然與？呂端之所謂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翊或其倫與。

是年僉都御史高明卒

明，廣信人。初拜御史，除不職吏，宣泄冤枉，所讓决條多著為令。臺中書劫獄，未衆相顧駭愕，公從容持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卒能獲繫。成化初擢都臺，嚴南晉不職三十人，理兩淮鹽課，劾清巡撫縱法狀，又造籌亮平揚州鹽寇，置永定縣處上杭寇，頑積同尸，代認趙明，稱元風節才幹，時望翕然，受知于英廟，每稱之曰，能至于以河徙無常，不欲定畝稅之額，民大便焉。活無辜之衆，葬骨從之，然陰德尤匪細云。

鄭曉曰：高明天性孝直，役場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瞭然。

甲午 成化二十二年

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而夤緣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上意詔恕太子少保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言恕社稷大臣朝著無與比列不可使去 上怒下純獄謫思南通判

○罷大同巡撫余子俊子俊在大同修飭邊墻依倣榆林所已行者爲之工程已有次第論者劾其糜財病民命工部侍郎杜謐偕給事中御史往按其事落子俊太子太保令致仕

薛應旂曰宣親師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塞非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苦荒廢千里丘墟孤兒寡婦哀號扶杖月哭于軍門而浮沙築墻終歸就緒向使其據鎮河套遁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可為知要之言

之額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衰敗爲千。毅德藩籬竟失鍛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錄此觀之則宵大之役臺司交章并無自也

召南京右侍郎尹直爲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按直江西太和人，李孜省薦之也。舊制自無南京入內閣者，自直始

四月，廣東左布政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

選字士賢，天台臨海人，督學南京，受士有聲，陞今職，尺拔困窮除徭役罷和買備賑給務爲惠養計說皆市船章奏僞進貢爲姦利役戶苦于供需特減三十六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說辨蘇門答剌國使臣恭利其貨不同選發其僞時又有番商馬見奈使臣泊六齊以韓于入貢將浮海還國云欲往滿剌加更市新子選言此兩城買胡爲國利耳使陰其謀必貽諸番之笑春怨選每事沮抑乃中以他事而人成嫉選及誣

千古一人

不念鳳[illegible]阿附正人已自人所推及而必爲之上號明辯以觀士大夫不發一言匡扶公道歟行等之多方排擠者皆張之罪穴也

遠貪比肩番上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
史徐同愛勘之行同愛畏泰不敢反異復斷選所劾重
張泰今誣執選罪不從行等阿泰執聚拷掠累日死者
死所安致以私嫌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illegible]
乃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欺獎屬官志圖報謝誣罪
富徒奏入帘李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瑞逮選士民數
萬人號泣遽齊至南昌疾作卒于石亭寺時年五十八
張聚乃上言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孑處羣邪之中
獨立衆憎之地市舶韋泰通番狀露知縣察珠拔法持
之陳選移文索獎以激貪懦因監司之體也奈何米昊
徐同愛性勢保姦以致韋泰橫行煽熾殘戕清節焚哉
聖明勘官李行承泰順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沐小
吏以詿誤觸法爲選催勸泰乃妄意臣必欲選以厚斯
情臣令狀同陷選臣舉首從安取媒昧心術奉如臣志
不所利誘乃囑行等逮臣于理臑几拷掠身無究膚臣
廿死顏天終無與日行等乃依傍泰部文致其詞是毀
共姜房貝報訴奏齊爲盜所也本作猶前進震木溢綠
民竊食芳部文林報哭光弱張口特帽而撫按藉架若
用淵部遠河抱懸委食不下咽瘖陳惟行勢則代命垂
絕共行赤待所以便宜簇賑志在救民非行他計選忠

人人所宮

陳洪

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汝侍憤譏戍戍何日而理李
行幸其軌死不爲腎慘又潛遣養子密以遷死報泰以
狀其忿夫遷徙節泰公積羅捷構陷其門里翁謀其亮
臣以罪人指斥田野乘來自給百無所圖放歸牙狀陳
其心鼎獲奏入不報弟以他事罷泰鎮守遂立志以古
聖賢自期待自來世餘操服誠怨其居此官必欲盡此
職其行此事必欲盡此心其服去就爲其輕志在于生
靈國家條不恤也宦路所至無不感動對應者名重海
內士大夫無問識與不識論一時正人必舍日陳某司
風紀者或非其人必日此非陳某不可與銓衡者或非
其人必日此無踰陳某者及卒人莫不悼惜
之別號克庵正德中追贈光祿寺卿諡恭愍
王廷相著浚川慎言武周陳克庵日節行振世嚴一時
日學術純遒請折諸聖錄士賢克庵之也仁爲己任死而
後已者吾錄莫正克之也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乎
陳建日陳克庵父貢籍亦爲御史克庵既貴顯猶厭先
人敝衣帶於至死恭業食相對無慢色自河東罷袁還
行橐蕭然惟車一輛而已及之官廣東騎盡出都門而
去其儉約有恭士所不及者愚謂羅一峰爲狀元而塞

至尉粟傍舍，擬爲不愧，與陳克庵爲方伯，而尉雖出都門，皆月一肩風。今日爲方伯爲狀元者，何處尋討此等氣象。

五月，下翰林侍講尹龍獄，除名爲民。罷吏部尚書尹旻。

龍，旻之子。旻錄吏部左侍郎，歷尚書，掌銓衡者二十有四年。素與萬安不協，安欲去之，因旻與劉翊同鄉相厚，翊位與安埒，欲害旻，爲翊所沮。翊用浮易隙事，爲安所譖罷，安遂引尹直入閣。直尤與旻有怨。初，禮部侍郎缺，直時爲侍讀學士，欲補之，旻他有爲，乘不允，內批以直爲之。既而直嘗起復，補南京禮部，久之，經營再入，旻不可，故怨益深。至是與直協謀，托李孜省譖旻于上，而復嗾科道劾之，言旻縱其子龍招權納賄，私其鄉人。下龍獄，命三法司錦衣衛廷鞫之，龍遂爲民，旻落太子太保，令致仕，逮及旻鄉里故舊，皆降謫外補。

攷同縣記，記尹公旻行事，不請人意處頗詳，謂推陞部屬，必先期館宿之門，又私其鄉人。進尤者又矩州文集讀頃傳垣，梁于縣，李業太學，尹旻遣子龍迎就邸講學。龍奇茅進士，擢編修，驕淫不道，頃討其忍，旻欲選堪

美職兼驛騎按此則吳叹予來作可議者必不孝避但
揣乎安[也]業立堂何排去之以私不以公耳人弟當時
二黨類唐
之牛李

調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裕江西豐城人先是李孜
省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尹旻不喜江西
人按協謀擠罷而以裕代之復起永新劉泰爲右都御史
推新建謝一夔爲工部尚書安福劉宣爲吏部侍郎高安
黃景爲禮部侍郎與議喧然不平惟羨盱江何喬新之介
特初都御史閔珪以江西多盜緣京官佃戶高聚占恡不
發乃奏欲併坐其主二夔與尹直銜之調珪廣西按察使
武問之一夔曰珪之謬也非吾省李孜省密奏聖問其爲

紅巾乎自是人益知朝政紛更皆孜省之爲也

擢浙江參政馬寅爲山東布政使寅松江華亭人疏言兩京並建其勢宜常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宜在賑卹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爲禍不少宜選大臣有實望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

寅雅嗜學讀書數行並下善爲古文平生誠心道無窮援自敘任郎署三十年爲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身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莚廊日月名言也

十二月復召余子俊爲兵部尚書仍復太子太保○是年

玩符致忠
從一事亦
兄鈍況公
棄事顧係
十五而其
入甫易及
浮

致仕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謚文毅

輅浙之淳安人中三元正統己巳入閣時天下寧靖人心洶洶輅力主尊議請郕王即真大位洶洶遂定及回鑾虜怎兌言南內於并黃竑易儲事之阻之已而皆不用稱輅數裁挽復構論削職成化初復官首疏新政八事及陳洲啓七事次第咸行悉誘炙輸請復宗樂依禮議號詞引立東宮纂正王皇后後廢汪直上罪以罷西廠此其立朝之大致也若錢溥劉珝先侍婦議之不與交黎淳以易儲事上章尊攻之輅仰侍無與其罪昔尤其甚之休休者歟輅方果好直言與文正陳循商輅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其事每遇大議能持正言濟爾余與商公慮數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焉鈞陽曰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其子良臣翰林侍讀

丁未　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曰朝覲考察天下官員舊例沙汰之目有四曰老疾曰罷軟曰貪暴曰素行不謹但遲鈍似

軟偏執似醜二者于老疾不同復無所屬乞創立才力不及一途通前爲五尺考居此者俱照品級調簡僻衙門用從之自後遂爲定制

按稱以附李孜省得大用欲爲此以爲焰衆之術然人亦無興之者

國子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

臣風聞戲遊人懷慨有氣節貢以次祭酒閻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上命之祭酒費誾不知也懼其賈禍乃命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宮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即拆卸矣命吏部銓選特與臣七品官閒闕而大憝以名遂播天下尋以授雲南楞如知縣

左遷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廣西南寧府知府李孜省譖之也○萬貴妃卒葬天壽山

按妃山東青州諸城縣人，父貴爲縣吏，謫居霸州，妃十四歲選入掖庭，又并命侍 上于青宮，即位遂專寵，皇后吳氏之廢，實繇于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讓不之，妃警敏善迎合 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期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矣，

上之愛不替，凡凌以貢獻買辦行歛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皆繇妃主之，扵孝肅皇太后以妃之故，選居于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妃卒，

上震悼，輟視朝七日，弘治初，言者屢請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 孝宗仁厚，寬不究，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兵部尚書兼學士尹直、諭德吳寬爲考試官，取程楷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費宏、劉春、塗瑞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

宣妻王氏妬悍，從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緝得其事奏之，下錦衣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擬宣贖杖，仍

龍淙齋 何以加

致仕 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賄恣肆
意殊醜仍命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八月庚辰 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于文華殿文武百
官朝 皇太子如常儀○夜金星犯元宿○上大漸召
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凡國事之
切要者諄諭備至 太子頓首受命○己丑 上崩遺詔
諭文武羣臣

鄭曉曰 帝仁恕英明少更多難練達情理勵政蒞人
不剛不柔有張有弛進賢不驟而任之必專遠邪不亟而
而汰之亦志盜虜寇數使邊惟遣將薄伐不勤兵以揚
我武亦不濫故內外尊親荊襄嶺廣雖有寵褻排擯
之際亦多妄殺戒不用命賞罰兼行宗上理學褒封緒
覽江淮大水戴清照星文示變側身省過臣僚進諫
卽賜採納雖有干忤薄示遣謫旋察奉復若少帝禮罕
非遺事 景帝保護汪后褒恤于謙其于愛憎恩怨理

純乎粹然於天理人彝者也以故雖
屢有抵牾之變而國家康靖有餘然矣

九月初六日　皇太子即位。尊皇太后周氏為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母后王氏為皇太后、冊妃張氏為皇后。上　皇考大行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為民、方士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等、俱謫戍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降革職事、并追奪累次誥敕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住居。罷吏部尚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等、皆附李孜省者、

十月丙子五鼓有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寧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于 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至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巡撫南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願 陛下法 太祖以待宮禁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下臣之不可

便有獨任千古之意

弄大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餘正心之功未之講也

疏上不報

智四川合川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舉經子史一過目即不忘號龍泉庵貧無繼晷之資則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傑拔數千言立就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庵上舊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許借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致仕家居智往見之且曰治道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羣邪肆毒智此行非但爲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恕笑而不答

除進士李文祥爲陝西咸寧縣丞

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款于家囑題畫鳩文祥即奉筆作詩來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巳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鼐

罷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京自標榜通部爲言路文胙上新政疏請一權立決進賢絀姦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輿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辯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選除遠軍繁難衙門缺獄丞着歷練遂補成寀

葬　茂陵○詔集議祧廟國朝自　德祖至　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畢神主將升祔于制當祧廟以下禮部集羣臣議禮部尚書周洪謨侍郎倪岳議曰國家自德祖已上無可復推則　德祖視周后稷　太祖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　懿祖以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宜于太廟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

之制、上從之、乃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物于其中、奉遷 熙祖于正殿東第一室、仁祖以下皆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于西第四室每歲暮則復奉 懿祖神座于正殿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祫祭之禮。○召王恕爲吏部尙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監懷恩以直方出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于 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見恕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于 上前、庶其有濟一 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

懷恩實以人才之消長爲己任

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內閣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刑部侍郎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書喬新久爲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薦任南京陽惜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詣內閣言新君即位如何令喬新遽去南京萬安默然擢少詹事楊守陳爲吏部右侍郎召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爲禮部右侍郎十一月尊母妃紀氏爲 孝穆皇太后別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忌辰祭祀並于奉先殿之儀先是詔廷臣議 太后享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

姜嫄爲帝嚳之妃后稷之母蓋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后旣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令 孝穆神主宜于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 上從之

時有縣丞徐頊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緣以復不共戴天之仇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綬俱宜逮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其家親戚內外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舊案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懼其私耗尹直日我與萬家久不逞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共與大獄株連蔓引豈 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諭外而浮議已息推詰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 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稱李爲紀又有以爲當

丁姓者詣求數年竟不得其的。上孝恩不
已念吳后保抱恩命宫中進膳加母后禮

萬安罷

安先是結萬貴妃兄弟進偕繼睨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加結納凡附己者百計援之異己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 上在東宫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憲宗崩內豎于宫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安臣進 上達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懷恩復以其疏示閣示安每展一疏安即跪拜乞哀殊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而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耳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子孫猶附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修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鉅萬皆爲後嫌子弟僮奴懷攜散盡無餘者

〇〇〇〇

虞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濬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先是濬以西山眞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乃復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天下之事者分門類輯附以己見名曰大學衍義補至是書成上之 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金幣遂進尚書仍命刊行

十二月尹直罷至正德中方卒諡文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廷臣交薦之也

記者稱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父老言化之者能致雹損稼俊與約積薪俟之果雹即上燕池驗遂焚之得金數百兩悉輸之官毀邊方淫祠三百六十區

時言者請尊孔子帝號楊守陳上議曰孔子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追而王之固禮也而未爲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周制則當稱魯大司寇耳雖公之與魯公班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故王之者後世追崇之典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後世則帝爲君號王爲臣號冠屨之分懸絕矣而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爲師則弗臣也況異代之師而可臣耶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爲尊崇之極矣故先儒羅從彥謂宜加以帝號而襃崇之誠萬世不易

缺論兄論

之至論也吳沉作孔子封王辨曰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無臣而爲有臣夫子責子路之欺天非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昔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爲隆于稱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在于王與不王乎

論者以吳楊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爲得聖心所安而亦不失其爲尊崇也或曰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

宗主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瓊山丘氏曰于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斯言確矣至嘉靖中我　皇上英明卓見斷然行之一如吳氏所議丘氏所稱且滅去塑像易以木主盡洗前古之陋一正百王之典猗歟偉歟

是年南安知府張弼卒

弼爲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其草聖之氣無所讓每醉發于詩文及草詩狂顛潑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人亦購求之以爲寶成化間官兵部員外不便流俗爲貴要所忌乃出守南安整飭嶺海之俗若梁橫浦之崇淸安貧遺吏懇之鄉以求息多與民立生祠祀之。

兵部尚書王竑卒　正德中謚莊毅

姜江夏人正統四年進士由進剛授有經濟才初爲給事中值土木之變延擊振奮焉僨義節凜然又其守城巡邊皆有成效設策賑荒民多再造皆謂則升介畏揮巡撫則兵民恭戴心純政平委曲調劑蓋一代之偉人也夫

黃孔昭爲南京工部右侍郎

黃孔昭太平人力學有守志趣卓然在文選十有五年淡淡泊大不務念始終一節有貴勢干請堅却之謝方不稱云見其書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信至言也

而孫公不以爲宋昌尤[illegible]之難

成化間宋景濂墓壞巡撫孫仁爲遷葬成都適蜀王府承奉宋昌新作壽藏于成都東門外孫仁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因以葬焉計其直可費白金千兩

成化間翰林陳師召所乘青馬估錢六百文李西涯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時刑部李若虛舊屋為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即前所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至于今相去不啻霄壤儉侈之際可以觀世變矣